

昨

非

庵

日

纂

非非菴日纂二集坦游卷之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秦甫輒

邵康節接物與人一團和氣每遇春天色溫
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諸王公家家無
老少婦女良賤咸出迎問勞爭聽先生之言
凡其家姑婦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決者
自陳於前先生逐一分別人人得懼心冰釋
攀留數日復游一家每一出月餘始得歸

張子臺在魏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
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
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奸。敦然穆然作人如此。
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何、
濶達者。自濶爾。孟東野詩曰。出門卽有礙。誰、
謂天地寬。天地何礙。福者。自礙爾。坦蕩蕩故、
常濶。長戚戚故常礙。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殺鷹爲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鷹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人如成心畏懼則觸處畏途如滿奮坐琉璃屏
內四布周密猶有風意

陰岩積雨之奇險可以想爲文章不可設爲心
術華林映日之綺麗可以想爲才具不可依
爲世情

魏主使崔浩高允其誤國記浩乃刊石立郊壇
書魏先老故實人譖浩爲暴揚國惡魏主大
怒按浩罪狀時高允授太子經太子召允謂

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
高允小心謙密。且制出崔浩。請赦其死。魏主
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浩總裁而已。
至著述。則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彼曷可生。太
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魏主復
舉以問允。復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
下。哀臣欲匱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
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歎。君貞也。赦

其罪而旌之先是翟黑子受絹事覺謀於允
元教以勿欺黑子竟歎妄被誅至是謂人曰
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也

東坡云元祐間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
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
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裁籬挿棘
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力思有以譖之乃飾名姝
遺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使者引姝至秀

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厚賂使者遣之。將卒感激。

才奇致疑。品高招謗。人棄常則。妖興物過。激則亂起。欲相安於無事之天。當共游於庸行之地。阮籍醉臥廬婦之側。笑殺魯男子。閉戶匡衡夜鑒。降壁之光焉用六丁神分火。

當爲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鐸年高。升階足踏。遘從旁掖起。帝喜曰。輔臣和衷。朕之幸卿善事長矣。遘對曰。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事。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

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

與卿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
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
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無
可報也臣亦與陛下爲約願陛下勿害功臣
李嚴馬燧有大功陛下萬一行譖則宿衛之
士方鎮之臣無不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
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
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嚴燧

皆起泣謝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海內咸信服之。

蘇子瞻泛愛。嘗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兒。子由少許可。嘗戒子瞻擇交于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

郭子儀大啓其第。上至簪纓。下至里販。出入不

問夫人方妝梳對鏡麾下將及郎吏皆被召
令汲水持帨不異僕隸子弟屢諫繼以泣曰
大人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雖伊霍不當
如此公笑謂曰非爾所知也吾官馬粟者五
百匹官餼者一千人使崇垣高戶内外不通
一忿將起構以不臣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
其事則九族盡矣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
雖讒毀無所加也諸子皆服

宇宙之大何物不有使擇物而取之安得別立
宇宙置此所舍之物人心之廣何人不容使
擇人而好之安有別箇人心復容所惡之人
故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

局量寬大卽住三家邨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
縱居五都市中神情亦儻心事無不可對人
語則夢魂俱清行事無不可使人見則飲食

俱穩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
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日。有以吾城叛
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以
所甚惡。是失賞也。

辛潤好酒。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
爲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
之。名曰斂衣。酒可簇衣。可斂學問事功。豈必
自己出哉。多聞從多見識。是學問之簇斂也。

集衆思廣忠益。是事功之簇歛也。詭詭拒人。
欲廣學建功難矣。

物莫智於龍。龍智蟲也。宋孝宗問王季海。聾字
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
謂龍爲聾蟲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
雖聾蟲而不自陷。馬聾蟲也。齊桓公伐孤竹。
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然則謂馬
爲智蟲可也。噫。聾智何常。龍馬自若。甯武子

有道智而無道愚。此以時爲聰智者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此以地爲聰智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爲正。紹聖爲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聲乍智。任衆雌黃。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季羔避難而閭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秦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眼淨有如空。但見青山推霧去。心平渾似水。不愁白浪捲天來。

國朝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驥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乎。

呂東萊言凡事只須平心尋常犯權貴取禍者
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
能卒若處得平穩妥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
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禍蓋此迺
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
不是矣

高士豈盡無染蓮爲君子亦自出於淤泥丈夫
但論特操松作正人何妨犯以霜雪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校。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懲受。不得處。耐心且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李愬取吳元濟還軍。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謂蔡人叵測。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旣擒。蔡人卽吾人也。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禁人偶語。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之樂。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賞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保請除之燕主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事未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後斌密謀事覺而後殺之

風波肆險以虛舟震撼浪靜風恬矛盾相殘以柔指解紛兵銷戈倒

溟涬子與人處。記人之德忘人之怨。衣食與人共之。不問何從。又好忘。有時自忘。其年中空洞爾。人笑溟涬子疎。或狎侮之。溟涬子怡然。昔齊桓公逐鹿入愚公谷。問一老父。此谷何以名愚公。對曰。臣畜犧牛生犢。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駒。遂持駒去。旁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溟涬子。豈其人邪。世不乏河曲智叟。

智叟

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惜名簡養聲望修廣庭避爪牙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有濟而於己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神心苟自信不必顧其迹已所欲爲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

晉荀勗性仁厚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

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外非臣所聞。固問之。唯薦轉運使沈倫。廉謹可爲帥而已。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

世忠歎服。

滇津子觀蠅觸紙窗。愈觸愈碍。迷途之人。何以

異此令蜂蝶逐臭蠅蚋尋香有竄去爾
司馬溫公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難之木礙冠
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
各欲遂其生耳

王泠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
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
乎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
富貴者宜何如哉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梁冀思中張綱時值張嬰據亂廣陵十年未輯乃出綱爲廣陵守綱單車詣嬰壘門謁嬰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情

相聚然公所爲實非義也主上欲以文德服
叛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若負固不
服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血嗣俱絕矣利害公
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
更生之辰卽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爲樂散遣部衆入情帖
然

余偶讀韋蟾贈商山僧詩云商嶺東西路欲分
兩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
非不欲聞余爲灑然會心

七國懼橫議暴秦所以令逐客然而議固從懼
起者也乘其懼益縱其橫一聽之於自然則
不攻而自消客固從逐而生事者也嚴其逐
何處不可游一與之爲各適則不逐而自安
鄙吝一銷白雲亦可贈客渣滓盡化明月自來

照人

沈璋以禮部侍郎知太原尹時張覺聚黨亡命山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日前有降者皆見殺之。今猶昔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招覺卽日降。

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

讓

抱質見猜平叔終疑傳粉從中打溷不疑難白盜金人苟心迹自明何妨形骸相索

脚步雖寬但可登山涉水齒牙雖利只堪批月

評花

歐陽公爲翰林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填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
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
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子瞻日夜得一士
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
皆全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
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今身有瘡痍
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

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投好太過醜態畢呈效顰自憐真情反掩試觀
廣眉爭爲半額楚宮至今可憎請從所安母
爲誠者所鄙

神瓊禪師見蜂子投窗紙求出喝曰世界如許
廣濶不出鑽他故紙

梁鄰后性妬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
海經云以鵠鵠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妬帝

從之。郊茹之。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偏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如其奉公。濁者不忌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茂木。卽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卽在富貴之家。亦必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錢焜恬退高曠。嘗以三不識自許。謂誠心直道。
不識人世有機械。事淡食敝衣。不識人世有
嗜好事。委心任運。不識人世有徑實事。

燃犀照水。尚且見喚吹毛求疵。世類誰不
作惡。

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
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一輕重於情。
抱此言頗合慈氏平等之旨。

臺中疏有云。品待人言莫自言。余心折之。蓋品從三口。明以評。鷗付輿論。必非一口所能自鳴。故韓非云。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辨譽而不信。諒矣。

宋學士濂忠誠慎慤。在上前陳說。不爲文飾。卽家事。有問無隱。上嘗問昨頗飲否。公以召客對。問客爲何人。饌何品。公具以實對。上喜曰。卿信不欺我。我昨遣人覘良信。

宋神宗令程顥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
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
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

勉爲高士。露出無限卑微。強作散人。博得無限
拘束。

太丘長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
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
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

羣僚畢賀。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
海內赴弔者。約三萬餘人。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值御試進士。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

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謁上曰近聞館閣
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
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
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
益嘉其誠寃仁宗時卒至大用

高歡見爾朱榮榮初以其憔悴未之奇也廐有
悍馬命歡剪之歡不加羈絆而剪之亦不蹄
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

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則甚
纖啬。此非真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爾。以求
福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澹。而于女財
帛。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真澹者。以爲聲望耳。
恬愉之人。何所不澹也。貌和而心狠。行穢而
言清。藏裂背於嘻笑。伏戈甲於尊罍。利害太
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太巧。
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并盜賢聲。此輩得志。

斷非國家之福也

毛伯溫巡河南時鎮守中人動以訐按史得直
愈自恣而市猾倚此爲奸伯溫至捕市猾治
之閹怒其辱已也誓與爲難伯溫聞故徑詣
閹索飯曰我未朝食閹強具食曰必當宴樂
醉飽閹強爲歡酒半日外傳公有違言乃能
待我若此邪閹大慚謝伯溫笑曰吾固知公
無是也聞公向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

御史令益有名。公旣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
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闇謝不敢與大笑。
痛飲而別。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論事。言
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慄。謁士遊
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
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退則掃地焚香。隱几。
危坐若蕭然事外。

唐德宗多猜忌。朝士有過從者。金吾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元和時裴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豈宜禁私第見客。帝許之。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更。使無跡可尋。其不欲彰人過。如此。聞人談道德古今。輒喧譁攬授。見人有才華聲望。隨嫉妒擠排。其不肖可知矣。眼觀富貴場。

妄想自生。嗟嘆夢破。鴛鴦枕醒。來誤認綢繆。其愚可知矣。

余生平疎而忘機。人以爲不利於官。余曰。不佞海鷗也。國家安得取海鷗而官之。雖然。世不乏鬼車破鏡。顧何如海鷗。

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食。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

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中常侍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二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

去就當如此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
燄然失意泰然非盛養者不能與於此燕居
獨處汨汨然羣居類聚施施然沒理沒會轇
轔然臨境上彀悵悵然志得意滿揚揚然困
窮拂鬚戚戚然是皆不學之故

山舍肆優游想當初着甚由龍陽隊裏分妍醜
前魚漸丟後魚漸收如今鶴髮雞皮皺不須

羞葫蘆一咲都付水東流

山舍肆優游轉輪王免去求窮通貴賤憑他授
跳圈是猴施犁是牛蝶尋香氣蛆鑽臭摸心
頭未嘗爲惡不怕帖來勾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
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
處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

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佛語隨緣。寂。有意味。有多少。自在安舒。世人欲享和平之福。終身受用。此二字。不盡。

顧長孺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昨非菴日纂二集顧真卷之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千金在橐輕視浪費一擲而盡惜而節之則差
久發而藏之則有餘人之精神光華閃爍如
鉛易流如火易發播弄揚露必竭而後已埋
光塞兌沉默歛藏則神完而精固然收歛亦
大難矣內魔爲祟外境炫誘一事不簡則放
佚一刻不照則沉昏平居稍悟遇境輒迷乍

一
起乍伏漸耗漸減身其銓幾必如龍抱珠如
鷄伏卵如領嬰兒入市一步一顧久之而熟
返於自然渾成一片免人生實難流光駛疾
念之哉

耳不聽則坎水內澄目不視則離火內莹口不
言則兌金不鳴三者既閉則真人遊戲於其
中

李畋苦病旣瘳請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

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
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
神人授一衛生之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
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
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

人生死自坎離。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
爲腎。龍者。木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肝藏之。坎
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肺藏之。

離之物也不學道者。龍常出於水。龍飛而汞輕。虎常出於火。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蔚然如雲蒸於泥丸。火爲木妃。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後。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癬。久則汞下入口。嚥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爲鉛。所謂虎向水中生。

也。

太餓傷脾。太飽傷氣。蓋脾藉於穀饑。則水穀莫運。而脾虛氣轉於脾。飽則脾以食充。而氣塞。故學道之士。先饑而食。所以給脾食不充。脾所以養氣。

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先饑而食。先渴而飲。不欲甚勞。不欲甚佚。

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生剋自然之理也。

羲和逐馭。趨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

死不驚忙

思慮太過。則神耗氣虛。血散而鬚斑。以子午二時握固端坐。凝神絕念。兩眼含光。中黃內顧。追攝二氣。自尾間夾脊。升上泥丸。降下重樓。返還元海。憇息少時。自然神形俱妙。與道合真。

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外。吾不

得而有也。又况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暢，琴酒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於彈丸。當其轂轔而欲墮西巖，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階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

者以爲長恨。

不與老爲期。因何兩鬢綠纔應免天促。便已及衰羸。昨夜夢何在。明朝身不知。百憂非我所。三樂是吾師。閉目常閒坐。低頭每靜思。存神機。慮少養氣。語言遲。行亦携詩卷。眠多枕酒卮。自憇無一事。少有不安時。

以養花之情自養。則風情日閒。以調鶴之性。自調。則真性自美。

內壑疎風清雨耳。聞世語急欲敲玉磬三聲。九天涼月淨。初心頌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孤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枯綺千芳。遠境不可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困園之人。一陷大戮。寤寐寐。惟脫逃。是求有一鏹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索。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已之必。

火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火墮地之時。火案已立。趨名騖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火者當如是邪。

人情處。囂生厭。必思逃於清處。久寂生淒。必眷念舊日榮艷。何者。了悟不徹。心爲物轉。故也。心苟能靜。觸境俱空。心苟不靜。觸境俱碍。遇榮艷。作榮艷想。遇淒涼。作淒涼想。雖深山窮谷。一草一木。一麇一鹿。皆足以動其心也。故

余以爲離境修行。不如卽境修行。于清風日
靜處做好丘長春曰。鬧處做好。更。好。此之謂也。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
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盈宇宙間物皆有妙趣。一蛙鳴也。稚珪以爲鼓。
吹一鶯啼也。戴顥以爲鍼砭。一蟋蟀也。道賁
以爲簫管。此物固不乏。只要有二君之胸次。
耳。

養氣者。行欲徐而穩。立欲定而恭。坐欲端而直。
聲欲低而和。種種施爲須端詳。閒泰當於動
中。習存應。中習定。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
收得放心。戒得忿怒。薄得世味。遠得嗜慾。這箇
中間養了多少精神。既不作俑。亦不好事。既
不損人。亦不利己。這箇中間消了多少灾厄。

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兼于卿士之家。侍妾
數百。晝則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

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生產不時。字育太早。
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構精。精氣薄惡。血
脈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五味。
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會
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
所習不純正也。

彭祖曰。道不在煩。惟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
思勝負。不思曲直。不思得失。不思榮辱。心無

煩形勿極而兼之以導引行氣不已可得長年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處則勢孤人稠則喧雜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得十畝平坦處便可構居若有人力可二十畝更不得廣廣則營爲關心或似產業尤

以擾吾真也

家雖日漸貧，猶未苦饑凍。身雖日漸老，幸無急病痛。眼逢闊處，心向閒時，用既得安穩眠亦無顛倒夢。

舉目陰淒，萬里晴明。渾是雨棲身，寥落一年風景。總如秋。

人惟知求清福，而不知享清福。故選勝怡神，未必逍遙閒曠，卽屏塵絕俗，亦是刦刦波波。須

知能享則眼前卽爲淨土不能享則世外亦是塵寰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間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嗜慾則精竭。務須閉目養神。調息養氣。堅閉下元。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三寶。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自山中還。時暑猶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三

更後雲始解。月色正午。溪面如鏡。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天真瀟然。並溪居人。樓閣相上下。時聞飲酒歌呼。雜以簫鼓。計人人皆以極欲爲樂。然不過有狂樂淫聲。不失此時節耳。安知吾二人真有此月乎。咏李太白。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之句意。况爽然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

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蟻穴知雨鳥鵠知風燕避戊己鵠背太歲魚聚
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向日菊知隕霜此物之
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
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蓬戶掩兮三徑荒青苔滿兮屢綦絕園種邵平
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
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
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
覺美睡蕭然無夢卽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
旁醒而起徐步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
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
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
領其意相共怡然

瓦枕石榻得趣處下界有仙木食草衣隨緣時

西方無佛

余嘗泊舟廣陵。蚤起靜坐。東方未明。人聲冗冗。
踉蹌奔迫。至暮乃罷。明日復然。靜而觀之。竟
不知其所吐。何語所忙。何事日復日歲。復歲。
一朝長寢。蕩爲飛煙。化爲冷風。豈惟庸愚負
販。卽世所稱英雄豪傑。亦未免推盪於其中。
蝎名蠅利。所得幾何。萬劫千生。曾無解脫。乘
業力而遷流。隨情識而轉化。亦可哀矣。上焉

者悟無生之理涉不死之庭永脫遷流直超
三界乃若寡慾清心任真隨分逍遙以娛生
聽命以待盡則其次也舍此皆火宅矣

人平居眼中常存見青山白石丹霞紫煙亦能
令胸懷瀟灑或時煩躁起急須攝心大寂少
頃卽平

水下火上名曰間隔間隔則耗散而易盡水升
火降名曰交媾交媾則留戀而不離知其關

竅守以大忘。靜極而動。真炁自生。升降交媾。皆自然造化。

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如。獨臥色使目盲。聲使耳聾。味使口爽。苟能節宣。可以增壽。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須遠。終身之忌暮常護氣。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但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悶來閱之。殊勝閒坐。衣服麤綬可禦

寒暑而已。第一勤洗浣。以香霑之。身數沐浴。務令潔淨。則神安道勝。左右供使之人。得小
心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脈流通。疾則不生。流水不腐。戶樞不朽。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諸此也。

鄒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侘傺無

聊遂成心疾。聞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
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
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
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
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
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
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

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
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
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
內外二欲。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
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
餘。心疾如失。

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爲沃業火之具。東坡云

餅黃連飲子多者。多煩熱。二公言若此。以清涼煩熱二相分別生於識想向清涼中起念。是生煩熱。不若真識想於兩忘。

耳目寬則天地窄。事務短則日月長。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者。纔是真修之士。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皴斑。

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又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兩臂亦更互以手摩之。使髮不白。脉不浮。人之氣吹之則涼。呵之則溫。溫涼變於吹呵之間。是故夏可使冷。冬可使熱。行氣者可以入瘟疫。可以禁蛇虎。可以居水中。可以行冰上。可以噓水。使之逆流千里。氣之變化無窮。造物不斬人功名富貴。而獨斬於閒。高爵厚祿。

班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
不一二日顛冥於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
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
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
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
又作搖尾乞憐于時求進之尺牘囊篋鎖鑰
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
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

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閒頤游天真之野叟哉故曰身閒爲富心閒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余每觀歌舞邇聲色覺此中前後漸異初時遇輒喜過輒思久之遇輒喜過則不思又久之遇亦不喜亦不避如白雲丹霞然來固欣然去亦何戀馮京閉目不觀只爲此中打疊不淨故云聖人除心不除境凡人除境不除心

歐陽公論琴帖爲夷陵令時得琴一張於河南
劉峴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粵琴
也後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
愈貴而意愈不樂在夷青山綠水日在目前
無復俗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
士日奔走於塵土中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
昏雜迺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無絃
可也

田宅也。珍寶也。溫飽僮奴也。皆養生之具。而生
實不賴以養。若賴以養。何人死而數者。不能
着毛髮之力也。乃耗精損氣。積業隕根。管營
求之。以爲子孫子孫亦一時偶聚。而况此臭
穢之物乎。

把自己光明。只可深藏不顯。若於萬緣萬境上。
散了一分無一分也。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簾枕。世

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燙石之時其爲熱自。
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浹如雨思之。
爲人何益於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
火熾盛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
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鑊湯爐炭一。
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
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

古人云靜處做好不如闡處做更好心要養得

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
塵澁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內照。還認
得箇真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
番。則心地平穩。一番。一夫橫語。便分出是非。
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衝直撞。如何試
得過去。試思楚漢劉曹。不過一場闊氣。此悠
悠之徒。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
亂性。勝之不武。着甚緊要。一過清涼矣。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
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
容膝卽安居况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
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吾門晚歸臥吾
廬形骸委順動方寸同空虛持此將過日自
然多宴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王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包子不
過一二枚年八旬頤顏白膩如少年每語人

云。食。取。補。氣。不。饑。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
消。化。尤。傷。和。也。蘇。東。坡。亦。嘗。言。食。少。則。臟。氣。
流。通。而。少。疾。故。生。平。飲。酒。不。服。藥。每。對。客。未。
飽。先。捨。七。筋。